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宋 文 鑑

(二十)

呂 祖 謙 諡 次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宋文鑑

(二十)

呂祖謙證次

國學基本叢書

宋文鑑卷第九十九

論

三國論

晉論

北狄論

三宗論

漢武帝論

漢昭帝論

漢光武論上

漢光武論下

爭論

原諫

通論

三國論

天下皆怯而獨勇。則勇者勝。皆闇而獨智。則智者勝。勇而遇勇。則勇者不足恃也。智而遇智。則智者不足

蘇轍

蘇轍

蘇轍

蘇轍

蘇轍

蘇轍

蘇轍

蘇轍

潘興嗣

潘興嗣

潘興嗣

蘇轍

用也。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。是以天下之難。鋒起而難平。蓋嘗聞之。古者英雄之君。遇其智勇也。以不智不勇。而後真智大勇。乃可得而見也。悲夫。世之英雄。其處於世。亦有幸不幸耶。漢高祖唐太宗。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。曹公孫劉。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。以智攻智。以勇擊勇。此譬如兩虎相掉。齒牙氣力。無以相勝。其勢足以相擾。而不足以相斃。當此之時。惜乎無有以漢高祖之術制之者也。昔者項籍有百戰百勝之威。而執諸侯之柄。咄嗟叱咤。奮其暴怒。西向以逆高祖。其勢飄忽震蕩。如風雨之至。天下之人。以爲遂無漢矣。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。橫塞其衝。徘徊而不得進。其頑鈍稚魯。足以爲笑於天下。而卒能摧折項氏。而待其死。其故何也。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。則必有所耗散。而其智慮久而無成。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。彼欲以其所長。以制我於一時。而我閉門而拒之。使之失其所求。遂巡求去而不能。而項籍固已憊矣。今夫曹公孫權劉備。此三人者。皆知以其才相取。而未知以不才取之也。世之言者曰。孫不如曹。而劉不如孫。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。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。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。則亦已惑矣。蓋劉備之才。近似於高祖。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。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。其道有三焉耳。先據勢勝之地。以示天下之形。廣收信。越出奇之將。以自輔。其所不逮。有果銳剛猛之氣。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。此三者。有國之君。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。獨有一劉備。近之而未至。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。欲爲稚魯而不能純。欲爲果銳而不能達。二者交戰於中。而未有所定。是故所爲而不成。所欲而不遂。棄天下而入巴蜀。則非地也。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。而當紛紜征伐之衝。則非將也。不忍忿忿之心。犯其所短。而自將以攻人。則是其氣不足尙也。嗟夫。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。困於呂布。而狼狽於

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。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。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。夫古之英雄。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。

晉論

蘇轍

御天下有道。休之以安。動之以勞。使之安居而能勤。逸處而能憂。其君子周旋揖讓。不失其節。而能耕田射馭。以自致其力。平居習爲勉強。而去其惰傲。厲精而日堅。勞苦而日強。冠冕佩玉之人。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。夫是以天下之事。舉皆無足爲者。而天下之匹夫。亦無以求勝其上。何者。天下之亂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。而不敢爲。天下之小人。知其上之有所憚。而不敢爲。則有以乘其間。而致其上之所難。夫上之所難者。豈非死傷戰鬪之患。匹夫之所輕。而士大夫之所不忍。以其身試之者耶。彼以死傷戰鬪之患。邀我而我不能應。則無怪乎天下之志於亂也。故夫君子之於天下。不見其所畏。求使其所畏之不見。是故事有所不辭。而勞苦有所不憚。昔者晉室之敗。非天下之無君子也。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。高談揖讓。泊然冲虛。而無慷慨感激之操。大言無當。不適於用。而畏兵革之事。天下之英雄。知其所忌。而竊乘之。是以顛沛隕越。而不能以自存。且夫劉聰石勒光宗嫌名祖約。此其姦詐雄武。亦一世之豪也。譬如山林之人。生於草木之間。大風烈日之所咻。而雪霜飢饉之所勞苦。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。亦已至矣。而使王衍王導之倫。談笑而當其衝。此譬如千金之家。居於高堂之上。食肉飲酒。不習寒暑之勞。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。而求其成功。此固姦雄之所樂攻。而無難者也。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。而無益於世。雖有盡忠致力之意。而不救於患難。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。而不習天下之辱事。故富而不能勞。貴而不能苦。蓋古之

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。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。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。而其上不失爲君子。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。而爲之強強。食甚美而無以自實。而爲晉之敗。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。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。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。

北狄論

蘇轍

北狄之民。其性譬如禽獸。便於射獵。而習於馳騁。生於斥鹵之地。長於霜雪之野。飲水食肉。風雨飢渴。之所不能困。上下山坂。筋力百倍。輕死而樂戰。故常以勇勝中國。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。休養生息。蓄牛馬。長子孫。安居佚樂。而欲保其首領者。蓋無以異於華人也。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。畏避而不敢犯。氈裘之民亦以此恐中國。而奪之利。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。昔者漢武之世。匈奴絕和親。攻當路塞。天下震恐。其後二十年之間。漢兵深入。不憚死亡。捐命絕幕之北。以決勝負。而匈奴孕重墮壞。人畜疲弊。不敢言戰。何者。勇士壯馬。非中國之所無有。而窮追遠逐。雖匈奴之衆。亦終有所不安也。故夫敵國之盛。非鄰國之所深憂也。要在休兵養士。而集其勇氣。使之不懼而已。今天下之勢。中國之民。優游緩帶。不識兵革之勞。驕奢怠墮。勇氣消耗。而戎狄之賂。又以百萬計。轉輸天下。甘言厚禮。以滿其不足之意。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。目習所見。以爲生民之命。寄於其手。故俯首柔服。莫敢抗拒。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。索然無復存者矣。夫戰勝之民。勇氣百倍。敗兵之卒。沒世不復隨。蓋所以戰者氣也。所以不戰者氣之蓄也。戰而後守者。氣之餘也。古之不戰者。養其氣而不傷。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。此天下之所大憂也。昔者六國之際。秦人出兵於山東。小戰則殺將。大戰則割地。兵之所至。天下震慄。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。合從以擊秦。砥礪

戰士激發其氣。長平之敗。趙卒坑死者四十萬人。廉頗收合餘燼。北摧粟腹。西抗秦兵。振刷磨淬。不自屈服。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。日進而不挫。皆自奮怒。以爭死敵。其後秦人圍邯鄲。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。欲遂帝秦。而魯仲連慷慨發憤。深以爲不可。蓋夫天下之士。所爲奮不顧身。以抗強虎狼之秦者。爲非其君也。而使諸侯而帝之。天下尙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。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。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。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。交歡約幣。以爲兄弟之國。奉之如驕子。莫敢一觸其意。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。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。愚以爲養兵而自重。卓然獨立。不聽外國之妄求。以爲民望。而生吾中國之氣。如此數十年之間。天下摧折之志復壯。而夫北狄之勇。非吾之所當畏也。

三宗論

蘇轍

黃帝堯舜壽皆百年。享國皆數十年。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。高宗五十九年。祖甲三十三年。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。自漢以來。賢君在位之久。皆不及此。西漢文帝二十三年。景帝十六年。昭帝十三年。東漢明帝十八年。章帝十三年。和帝十二年。唐太宗二十三年。此皆近世之明主。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。不聞小人之勞。推耽樂之從。或十年。或七八年。或五六年。或四三年。無以大相過也。至其享國長久。如秦始皇。漢武帝。梁武帝。隋文帝。唐玄宗。皆以臨御久遠。循致大亂。或以失國。或僅能免其身。其故何也。人君之富。其倍於人者千萬也。膳服之厚。聲色之靡。所以賊其躬者多矣。朝夕於其間。而無以御之。至於天死者。勢也。幸而壽考。用物多而害民久。於己自聖。輕蔑臣下。至於失國宜矣。古之賢君。必致於學。達性命之本。而知道德之貴。其視子女玉帛。與糞土無異。其所以自養。乃與山林學道者比。是

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。傳說之詔高宗曰：王人求多聞，時惟建事，學于古訓，乃有獲。事不師古，以克永世。匪說攸聞，惟學遜志，務時敏，厥修乃來。允懷于茲，道積于厥躬，惟敦學半，念終始，典于學，厥德修，罔覺。暨于先生成憲，其永無愆，嗚呼！傳說其知此矣。

漢武帝論

蘇轍

天下利害不難知也。士大夫心平而氣定，高不爲名所眩，下不爲利所怵者，類能知之。人主生於深宮，其聞天下事至鮮矣。知其一不達，其二不見，其利不睹，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，則利害之實亂矣。漢武帝卽位三年，年未二十，閩越舉兵圍東甌，東甌告急，帝問太尉田蚡，蚡曰：越人相攻，其常事耳。又數反覆，不足煩中國往救。帝使嚴助難蚡曰：特患力不能救，德不能覆，誠能何故棄之？小國以窮困來告急，天子不救，尙何所愬？帝詘蚡議，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。自是征南越，代朝鮮，討西南夷，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。後二年，匈奴請和親，大行王恢請擊之，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，帝從安國議矣。明年，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親，親信邊，可誘以利致之，伏兵襲擊，必破之道也。帝使公卿議之，安國恢往反議甚苦，帝從恢議，使聶壹買馬邑城以誘單于，單于覺之而去，兵出無功。自是匈奴犯邊，終武帝無寧歲。天下幾至大亂，此二者，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，而迫於利口，不能自伸。武帝志求功名，不究利害之實，而遽從之。及其晚歲，禍災並起，外則黔首耗散，內則骨肉相殘殺，雖悔過自咎，而事已不救矣。然嚴助交通淮南，張湯論殺之王恢，以不擊匈奴，亦坐棄市，二人皆罪不至死，而不免大戮，豈非首禍致罪，天之所不赦故耶？

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。及遭風雷之變。發金縢之書。而後釋然知其非也。漢昭帝聞燕王之譖。霍光懼不敢入。帝召見光。謂之曰。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。又擅調益幕府校尉。二事屬爾。燕王何自知之。且將軍欲爲非。不待校尉。左右聞者皆伏其明。光由是獲安。而燕王與上官皆敗。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。過於成王。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。治致刑措。及其將崩。命召公畢公相康王。臨死生之變。其言琅然不亂。昭帝享國十三年。年甫及冠。功未見於天下。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。天壽雖出於天。然人事嘗參焉。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。周公之功也。昭帝之短折。霍光之過也。昔晉平公有蠱疾。醫和視之曰。是謂近女。非鬼非食。惑以喪志。良臣將死。天命不宥。國之大臣。受其寵祿。而任其大節。有菑禍興。而無改焉。必受其咎。以此譏趙孟。趙孟受之不辭。而霍光何逃焉。成王之幼也。周公爲師。召公爲保。左右前後皆賢也。雖以中人之資。而起居飲食。日與之接。逮其壯且老也。志氣定矣。其能安富貴。易生死。蓋無足恠者。今昭帝所親信。惟一霍光。光雖忠信篤實。而不學無術。其所與共國事者。惟一張安世。所與斷幾事。惟一田延年。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。光不識也。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。而貴夏侯勝。感蒯瞶之事。而賢雋不疑。然後亦不任也。使昭帝居深宮。近嬖倖。雖天資明斷。而無以養之。朝夕害之者衆矣。而安能及遠乎。人主不幸。未嘗更事。而履大位。當得篤學深識之士。日與之居。示之以邪正。曉之以是非。觀之以治亂。使之久而安之。知類通達。強力而不反。然後聽其自用。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。不然。小人先之。悅之以聲色。犬馬縱之以馳騁。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。志氣已亂。然後入之以讒說。變亂是非。移易白黑。紛然無所不至。小足以害其身。

而大足以亂天下。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。語曰：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，知愛身而後知愛人，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。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，皆學道之力。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，而莫能導之以學，故重論之，以爲此霍光之過也。

漢光武論上

蘇轍

人主之德在於知人，其病在於多才。知人而善用之，若己有焉，雖至於堯舜可也；多才而自用，雖有賢者無所復施，則亦僅自立耳。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，用兵不如韓信，治國不如蕭何，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，西破強秦，東服項羽，曾莫與抗者。及天下既平，政事一出於何，法令講若畫一，民安其生，天下遂以無事。又繼之以曹參，終之以平勃，至文景之際，中外晏然，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。東漢光武才備文武，破尋邑，取趙魏，鞭笞羣盜，算無遺策，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，然使當高帝之世，與項羽爲敵，必有不能辨者。及既履大位，懲王莽篡奪之禍，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，專任尙書，以督文書，繩姦詐爲賢，政事察察，下不能欺，一時稱治，然而異己者斥，非讖者棄，專以一身任天下，其智之所不見，力之所不舉者多矣。至於明帝，任察愈甚，故東漢之治，寬厚樂易之風，遠不及西漢。賢士大夫立於其朝，志不獲伸，雖號稱治安，皆其父子才智之所止，君子不尙者也。

漢光武論下

蘇轍

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，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，故呂氏之亂，平勃得致力焉，誅產祿立文帝。若反覆手之易，當是時，大臣權任之甚盛，風流相接，知申屠嘉，猶召辱鄧通，議斬晁錯，而文景不以爲悟。

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。孝武之後此風衰矣。大臣用舍僅如僕隸。武帝之老也。將立少主。知非大臣不可。乃委任霍光。霍光之權在諸臣右。故能翊昭建宣。天下莫敢異議。至於宣帝。雖明察有餘。而性本忌刻。非張安世之謹畏。陳萬年之順從。鮮有能容者。惡楊惲。蓋寬饒。害趙廣漢。韓延壽。悍然無惻怛之意。高才之士。側足而履其朝。陵遲至於元成。朝無重臣。養成王氏之禍。故莽以斗筭之才。濟之以欺罔。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。光武之興。雖文武之略。足以鼓舞一世。而不知用人之長。以濟其所不足。幸而子孫皆賢。權在人主。故其害不見。及和帝幼少。竇后擅朝。竇憲兄弟恣橫。殺都鄉侯暢於朝。事發。請擊匈奴。以自贖。及其成功。又欲立北單于。以樹恩。固位。袁安任隗。皆以三公守義。力爭而不能勝。幸而憲以逆謀敗。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。乃見於此。其後漢日以衰。及其誅閹顯。立順帝。功出於宦官。黜清河王。殺李固。事成於外戚。大臣皆無所與。及其末流。梁冀之害重。天下不能容。復假宦官以去之。宦官之害極。天下不能堪。至召外兵以除之。外兵既入。而東漢之祚盡矣。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。勢極於此。夫人君不能皆賢。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。朝廷之正也。事出於正。則其成多。其敗少。歷觀古今。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。必有故也。今畏忌大臣。而使它人得乘其隙。不在外戚。必在宦官。外戚宦官更相屠滅。至以外兵繼之。嗚呼。殆哉。

爭論

潘輿嗣

匹夫之賤。猶立子以爭其惡。立友以議其過。況萬乘之貴。呼吸而霜露變。指顧而榮辱移。朝不爭則暮有。彼其害。暮不爭則朝亦然。至有頃刻而不及者。孔子曰。天子有爭臣七人。雖無道不失其天下。又曰。商有

三仁焉。比干諫而死。其旨遠矣。或豈無諫與諷歟。譬之疾耳。有緩補逸養而後定。有攻治而後勝。有針砭而後起者。蓋時有緩急。勢有盈虛。先後之理。不可以一途御也。諷者依違而不切。詩所謂主文而譎諫。此緩補逸養之道也。諫者直指其事。爭者嬰其鱗矣。此攻治之不効。而至於針砭也。若堯咨而舜俞。禹拜而益贊。可以無事於諫爭。猶曰予違汝弼。汝無面從。君臣相與戒飭。兢業如此。後世之君。奚恤而不用哉。昔者漢高帝謂周昌曰。我可如主。昌曰。陛下桀紂之主也。高帝容之。決非桀紂明矣。如使桀紂之君。雖無道。猶用爭臣。亦不失天下矣。

原諫

潘輿嗣

舜命龍曰。朕聖讒說殄行。震驚朕師。汝作納言。夙夜出納朕命。惟允於臯陶謨。則曰。能哲而惠。何憂乎驩兜。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。顏淵問爲邦。孔子曰。遠佞人。舜固聰明睿智。君臣之間。吁謨戒飭。憂此而已。顏淵亞聖。亦云遠佞。然則聖哲之慮遠矣。諫之不行也。其原起於近習。始於纖微。成於浸潤。終至于不可禦。人君者。喜則有賞。怒則有誅。不可不察也。蓋未嘗濫誅矣。誅一小臣。則大臣及之。未嘗濫賞矣。賞一佞人。則大佞及之。不窒其源。雖欲救之。將若之何。予故曰。諫之不行。其源蓋起於近習。不可不慮也。

通論

潘輿嗣

昔者井法大壞。而天下之民病矣。然而智者一出。則藏兵於民。藏食於兵。以全制勝。坐而收功。則謂之屯田者是也。漢嘗以數萬之衆。臨氐羌。氐羌固小矣。而議者謂費而勝之。不若以全制也。於是以萬人留田。果無一矢一鏃之費。而虜平矣。曹操出於擾攘之際。憂不先於天下。而憂食不出於兵也。於是大興屯田。

以示天下之形勢。勢莫微於羌。事莫急於操時。顧必先此者。蓋不苟一切之便。而以深久之利爲慮也。昔者兵賦之法大壞。而天下之武備虛矣。然而智者一出。則兵有府。府有帥。帥有統。唐嘗以六十萬之衆。田於近輔之郊。當四方有事時。長戈利戟。奮然而直往。及其無事。則偃兵以就農。故天下之言武備者。必先府兵。今以數十萬之衆。宿於燕秦晉魏之地。半天下之賦。長轂巨軸。逆險遡波而上。不足以給奉養。重商賈之利。出內帑之金。不足以佐費用。無事之時。顧且如此。一有事。則重以四方之兵。倍數而益之。豈惟費廣而坐餉之驕。不足以臨敵也。亦嘗以二十萬之衆。乘於好水之上。隻輪奇馬。無還者。此養之無制。備之不素故也。夫燕秦晉魏之郊。地非不廣。民非不悍。勇田非盡闢也。一旦索悍勇之民。闢地而殖之。胡爲而不可耶。擇天下之精兵。置之近輔之郊。擬府而爲之制。亦胡爲而不可耶。不及十年。粟必盈於塞下。而黥墨之徒。可坐而鑠也。晁錯削七國。而七國反。主父偃建分封之法。而諸侯不自知其弱。然則屯田府兵之制行。而天下之驕兵。亦不自知其削矣。何憚而不爲也。邊粟已實。屯兵已強。中州之賦益寬。則北狄不敢愛其贖。羌人不敢慢其禮。此以全制勝也。昔之驕。今也悍。勇昔之不足。今也有餘。不幸而有警。內府出節。外府出兵。擁鉞而下。臨燕而燕動。臨秦而秦讐。此所謂廟勝也。荆楚蜀越。四分五裂之地。天下用武之處也。亦不可以不思。及其有事。而欲以巧勝之。不亦拙且緩乎。

宋文鑑卷第一百

論

隋論

李清臣

石慶論

秦觀

漢文帝

曾肇

諱言

張耒

敢言

張耒

李郭論

張耒

邴吉

張耒

秦論

何去非

西晉論

何去非

隋論

李清臣

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爲之以吏治。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。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。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。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。自禹至於桀。自湯至於紂。自武王至于赧。三代之長各數十世。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。自高祖至於孝平。自光武至於獻帝。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。茲二

姓者。或四百年。或三百年。不及於三代之長。而有過於歷世之祚。若隋文帝之有天下。于時亦可謂之治平。而寡事矣。然纔三世。二十九年而亡。其故何也。吏治與王道之効不同也。故三代用王道而長。漢唐雜之以吏治。而不及於三代。隋文專以吏治。而不及於漢唐。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之効邪。隋文之九年滅陳。而天下始一。奮勵於爲政。每一坐朝。或至日昃。五品以上引之論事。宿衛之人傳殮而食。至于兵革不用。天下無游食之人。戶口歲增。過於兩漢。其富庶而康樂如此。常人之謂太平。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。何者。無禮義以維持其政。無忠信以固結其臣。教化不足以導其民。紀綱不足以防其後。一切以辯數勸察爲能。處三王之位。而卑卑焉任智數。數文法。此特吏才之尤者耳。非王者之爲也。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爲累。而房喬於清平之時。而獨知其將亡。彼或用王道。而常爲百世慮。國祚之永。人可得而近測之哉。嘗觀於三代。其爲治之旨。皆本於仁義禮樂。先教化而後刑名。厚道德而薄功賞。其始雖若迂闊。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。暴炙百姓之耳目。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髓。其勢蟠大膠固。如置方石於平土之上。天下之形。可以漸亂。而不可以亟壞也。末世中主德既不及於古。才亦不至於道。所用者皆俗人。而所尙者皆細法。爭於功用。勇於擊斷。謂簿書刀筆之間。可以爲治。語之以王道。則傾背而竊笑。強者爲之。及其盛。猶可以自守。一有勢罅。則怨心紛然。內外皆爲之擾動。姦豪乘其敝而起。其撓天下。如驅羣羊。而蕩王業。如振欵器耳。是故民衆而益亂。地大而益危。嗚呼。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。後之王者。鑒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。不恃吏治之安。而留意於王道。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。

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。程其器能。用之如不及。內修法度。外攘胡粵。封泰山。塞決河。朝廷多事。丞相李蔡、嚴、青、翟、趙、周、公孫、賀、劉、屈、鼂之屬。皆以罪伏誅。其免者平津侯公孫洪、牧丘侯石慶而已。平津以賢良爲舉。首用經術。取漢相。辯論有餘。習文法吏事。其免故宜。牧丘鄙人耳。爲相已非其分。又以全終何也。蓋慶之終於相位。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。事勢之流。相激使然而已矣。何則。夫君之與臣。猶陰之與陽也。陰勝而僭陽。則發生之道闕。陽勝而僭陰。則刻制之功虧。僭實生僭。僭亦生僭。兩者無有。是謂大和。萬物以生。變化以成。方武帝卽位之始。富於春秋。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爲丞相。權移人主。上滋不平。特以太后之故。隱忍而不發。當此之時。臣彊君弱。陰勝而僭陽。武安侯既死。上懲其事。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。大臣取充位而已。稍不如意。則痛法以繩之。自丞相以下。皆皇恐救過而不暇。當此之時。君彊臣弱。陽勝而僭陰。夫豪傑之士。類多自重。莫肯少殺其鋒。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。當君彊臣弱。陽勝僭陰之時。雖有豪傑。安得而用。雖用之。安得而終。然則用之而終者。惟鄙人而後可也。慶爲相時。九卿更進用事。事不關決於慶。慶醇謹而已。在位九歲。無能有所正言。嘗欲治上近臣。反受其過。上書乞骸骨。詔報反室。自以爲得計。既而不知所爲。復起視事。嗚呼。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。夫慶終於相位。是田蚡之所致也。故曰。事勢之流。相激使然而已矣。然則平津之免也。洪之才術。雖不與慶同日而語。至於朝奏暮議。開其端。使人主自擇。不肯面折廷爭。公卿約議。至上前。皆背其約。以順上旨。如此之類。則與慶相去爲幾何耶。洪與慶爲人不同。其所以獲免者一也。蓋是時。非特丞相也。如東方朔、枚臯、司馬相如、嚴助、吾丘壽王、朱買臣、主父偃之屬。號爲左右親幸之臣。而亦多以罪誅。唯相如稱疾避事。朔臯不根持論。以此獲免。由是觀之。